

后王小波时代(上)

杜鸿 朴素 啸傲子 主编

中国非主流小说精选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后王小波时代(上)

中国非主流小说精选



杜鸿 朴素 啸傲子 主编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后王小波时代 (上): 中国非主流小说精选

杜鸿, 朴素, 啸傲子主编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8.5

ISBN 978-7-5360-5306-9

I. 中... II. ①杜... ②朴... ③啸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4209 号

责任编辑: 钟洁玲 孙虹 邓裕玲 黎萍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平面设计: 画龙

内文插图: 画龙 十月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

(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)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6 开

印 张 20 1 插页

字 数 390,000 字
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7000 册

定 价 3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目录

代序 后王小波时代	1	童天一
第一辑 后现代		
妈妈，我爱你	8	陈家麦
审讯足球流氓彭小莲	24	陈启文
黑白	32	王十月
一枪二弹	39	杜 鸿
来访的马	61	鬼 金
松香	70	元 辰
经典疑案	75	吕志青
手淫犯	82	蜘蛛 1
你什么时候走	88	孙智正
长干行	97	张佳玮
第二辑 超真实		
飞入天中的梯田	108	周 耒
我们是傻瓜	134	宋离人
调解	168	阎 刚
执行死刑	172	杨中标
洪大的摩托车	186	卢江良
绿草地	198	梅 子
福旺相亲记	209	卢雨林
第九十九根毛	217	隔壁小二
正午的阳光	228	严 敬
车祸	237	李勋阳
第三辑 新实验		
穷人郭发财之死	244	郭发财
同居	256	黄孝阳



在路上绝尘狂奔·····	262	刀锋之吻
沼泽地里那些永生不灭或者虚无的鸟·····	266	老鸭
一支烟的功夫·····	283	捕螳螂的蝉
马口铁·····	289	恶鸟
把爱情念歪一点·····	302	黄应秋
跋 为中国文学做一点儿事情·····	312	杜鸿



代序

后王小波时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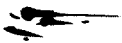
童天一

去世之前，王小波一直是个业余作者，偶尔在大陆和港台地区发表文学作品。他出过小说集，但相当艰难，常被出版发行的事弄得焦头烂额。好不容易出了一本，还要配合编辑跑二渠道，所以他感叹：“出版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要难得多。”他说，他若写墓志铭，会在“活过，爱过，写过”后面加上一句，“书都卖掉了”。1992年9月，王小波辞去大学教职，成为自由撰稿人，以写专栏文章为生，挤时间创作小说，他对朋友说：“作家就意味着随时有饿死的可能。”他在台湾有些名声，先后两次获得台湾联合时报的文学大奖，但在大陆主流文学圈，王小波的名字鲜为人知。他生前说过：“听说有一个文学圈，我不知道它在哪儿。”他是一个局外人，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，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非主流作家。

1997年4月11日，王小波在北京郊区埋头创作《黑铁时代》——“时代三部曲”之后的新长篇，心脏病突发，猝然辞世。被人发现的时候，王小波头抵着墙壁，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，地上有墙灰，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，再孤独地离去。当时，他长达九十多万字的“时代三部曲”正在花城出版社发排，这三部作品曾在二十多家出版社流浪，最后在花城出版社找到归宿，但他等不到了！在王小波的遗体告别仪式上，责任编辑钟洁玲只能用三部书的封面彩样为他送行。

据说王小波临终前曾大声呼救，邻里陌生，没有出手相援。一个非主流作家就这样孤独地意外死去。他在发给好友的最后一封邮件中说：“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，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。既然精神原子弹一颗又一颗地炸着，哪里有什么我们说话的份！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，以前所说的一切和我们无关——总而言之，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中国要有自由派，就从我辈开始。”王小波早有自由主义倾向，只是，如此豪言壮语，如此高大的主体形象，与他过去的低调风格迥异，真是意味深长。

王小波死后成了非主流文学的英雄，无数“粉丝”拜倒在他的脚下，成为他的“门下走狗”。但一些主流作家对王小波始终怀着拒绝和排斥的态度。不同的人对王小波有不同的理解。在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之际，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四处调查，十年之间，究竟是谁把王小波塑造成神？而广州美院雕塑系学生郑敏创作的1.5米高的小波裸像，因有“不雅”之嫌，被亲属禁止公开展出，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，酿成“王小波裸像风波”。



假如“时代三部曲”顺利出版，王小波会死吗？假如王小波没有死，他的作品会热起来吗？那些在困境中始终坚持写作的非主流作家里面，有没有埋藏着像王小波那样的“文坛外高手”？

在互联网时代，作者、读者与编辑的距离大大缩短，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文学作品。为了发掘王小波式的人物，给非主流作家提供出版机会，花城出版社与天涯社区（www.tianya.cn）波比文化创意网（www.bobig.net）以及王小波网站（www.wangxiaobo.cn）一起，联合发起了“后王小波时代——中国非主流文学精选”征文活动，这是纪念王小波的最好方式。本书就是这次征文的结果，由作家杜鸿、评论家朴素、网站版主啸傲子联手编选，在王小波逝世十一周年之际正式出版。

在我看来，主流与非主流的关系，是动态的、互动的，是不断演变和替换的；主流与非主流之间，既有竞争、对抗和博弈，也有交往、对话和协商。主流与否，还有“区域”之分：中国的主流，不一定是世界的主流；学院的主流，不一定是市场的主流；纸质媒体的主流，不一定是互联网上的主流。主流与否，还与权力有关，与意识形态有关，与写作体制有关。一般来说，专业作家（体制内）是主流的，业余作家是非主流的。在经济全球化时代，在后现代的语境之下，线性的历史观早被抛弃，“后”可以给“前”命名。因此，我想给大陆的非主流文学分为三个时代：前王小波时代、王小波时代和后王小波时代。这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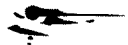
分类	前王小波时代	王小波时代	后王小波时代
定义	王小波生前的时代：1997年4月11日小波逝世前	王小波死后成为偶像的时代：1997年4月11日小波逝世后	王小波裸像风波之后，王小波逝世十年之后
纸质媒体	1. 纸质媒体是发表文学作品的唯一阵地；2. 王小波及非主流作家偶然能发表作品，量少，认同者不多；3. 文学期刊十分兴盛，被主流作家占领	1. 大量有关王小波的文章和书籍出版；2. 非主流作家偶然能发表作品，量少，认同者不多；3. 文学期刊开始萎缩，被主流作家占领	1. 有人反思，王小波是否被过度神化；2. 有关王小波的文章和书籍开始减少，但很长时间不会消失；2. 非主流作家偶然能发表作品，量少；认同者不多；3. 文学期刊进一步萎缩，仍被主流作家占领



分类	前王小波时代	王小波时代	后王小波时代
互联网	<o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1. 只有少数精英在使用互联网； 2. 互联网还不是发表文学作品的阵地 	<o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1. 普罗大众上网，网上有大批王小波的狂热“粉丝”，王小波成了网络文学的“主流”； 2. 非主流作家可以在网上自由发表作品； 3. 互联网开始与纸质文学媒体竞争，数码文学开始出现 	<o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1. 有人反思，王小波是否被过度神化； 2. 更多的网络文学阵地出现，更多的非主流作家在网上发表作品； 3. 互联网与纸质媒体竞争主流文学阵地的地位； 4. 数码文学开始流行
学院派	不知道或不研究王小波	开始有人研究王小波	更多人在研究王小波
写作体制	<o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1. 王小波是业余作家、自由撰稿人，在写作体制之外； 2. 很少有专业作家（领国家工资写作的人）知道王小波其人 	<o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1. 王小波走红让有的专业作家感到不安； 2. 有的专业作家拒绝承认王小波； 3. 有的专业作家开始接纳王小波 	<o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1. 王小波走红依然让部分专业作家感到不安； 2. 部分专业作家依然拒绝承认王小波； 3. 更多专业作家接纳王小波，甚至认同他的主流文学地位
大众消费市场	王小波作品极少，滞销	王小波及相关作品火热旺销	王小波及相关作品平淡长销
备注	本表由童天一 2008 年 3 月 12 日制		

前王小波时代——王小波生前的时代。此时互联网只是少数技术精英在使用，普罗大众无法上网。发表文学作品的唯一阵地是纸质出版物，且被主流文学长期占领。非主流的王小波们偶尔可以发表作品，但数量有限，很难得到主流文学的认同。学院文学研究者不关注王小波。大众消费市场也没有王小波作品的立足之地——王小波为推销自己作品跑烂了几双鞋。

王小波时代——王小波死后成为偶像的时代。王小波作为非主流文学的英雄，深受普罗大众的爱戴，许多非主流作家甘当“王小波门下走狗”。互联网普及了，非主流作家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表文学作品。王小波的“粉丝”人数众



多，态度狂热，甚至成了互联网上的“主流”。学院文学研究者开始研究王小波。在大众消费市场，王小波的作品成了主流产品。纸质文学期刊开始逐渐萎缩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码文学刚刚兴起。部分开明的主流作家、理论家已经接纳了王小波，但大多数并不认同。

后王小波时代——从王小波死后十年开始，以“王小波裸像风波”为标志。一些文化人——包括一些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，认为王小波被过度“神化”，希望大家理性看待王小波，理解王小波，尊重王小波，但不要迷信王小波，要将被神化的王小波还原为人。一些“王小波门下走狗”开始清醒，独立。更多的学院文学研究者认真研究王小波。在大众消费市场，王小波的作品由火热的旺销转为平淡的长销，有关王小波的作品也一样。纸质文学期刊进一步萎缩，数码文学开始流行。文学的主流阵地开始转换到互联网上。谁是主流作家？是网络明星作家还是传统纸质明星作家？这个问题让人困惑。但可以肯定，在网络和纸质媒体上都是明星的作家，绝对是主流作家——韩寒、郭敬明等等。在后王小波时代，更多的传统主流作家、理论家接纳了王小波。王小波将逐渐成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。

本书分小说卷和散文卷，其中小说卷分为三辑：后现代、超真实和新实验；散文卷分五辑：思想的牧神、世相的隐语、故事的背影、性情的风标、顿悟的石头。不少作者有类似王小波一样的非主流身份，或作品具有某种非主流的精神。有些人生活在社会底层，日子艰辛，却始终坚持业余写作，如《我们是傻瓜》的作者宋离人，《来访的马》的作者鬼金，《斗争会》的作者龙章辉，《根秘密》的作者青年河等等，都是工人作家。其中最为感人的是宋离人，从1986年高中毕业开始写，写了二十多年，有的作品写在机床边上，一纸油污的印象至今在目。他一度因生活困难，出版不易，失去健康和信心，焚烧了四十余万字手稿，发誓只做读者不做作者。如今宋离人通过互联网投稿，不仅中篇小说《我们是傻瓜》入选本书，他的长篇小说《我们到红旗看王二盛》，也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。

文学作品的水平高低，没有统一的标准，很难说入选的作品超过王小波，或不如王小波。非主流作家是一群文学荒原上的孤魂野鬼，他们散兵游勇，独自奋斗。

如果文学是一支走向未知世界的队伍，他们便是走向迷茫、混沌或光明的先锋。他们是冒险的、实验的、自由的、独立的、孤单的、无援的，因为主流文学队伍远远落在身后。

如果文学是一个平面的同心圆，中心是权贵的、稳定的、规范的、保守的和不思进取的主流文学，他们便是边缘的、开放的、创新的、躁动的、无序的和最具活力的非主流文学。

如果文学是一个不断竞争和博弈的话语空间，强者借助权力、资本和知识的



力量垄断着话语权，他们便是弱小的、无力的、人微言轻的、少有话语权的弱者。

如果文学是一条奔腾的江河，他们便是细小的、间或断水的支流。


如果文学是一座沐浴阳光的金字塔，他们不是那让人瞻仰的雄伟塔尖，而是底层无人关注的承重基石。

2008年3月12日于广州





第一辑 后现代



我想要从梦里醒来，
就要想出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，
方能跳出梦境，这是唯一的途径——王小波

妈妈，我爱你

陈家麦

1

小汽船到城里快晌午了。

从黄包车下来，我身后是水库一样大的广场。风不时吹拂着裙子，好像要把我吹走。可妈妈却拉着我往窄窄的弄堂走，那地方房子跟房子挤在一起，像火柴棍似的。一踏进弄堂口，从里面传来一股股热气，像刚揭开的蒸笼盖子。一个个大姐姐站在门口，花枝招展，挤头探脑的。该不是迎接我吧？

小姨也站在门口张望，腰杆像在岸边摆动的柳枝。她的眼神跟这儿的大姐姐差不多，发出幽幽的光，像春天外婆家的母猫在叫春。该不是母猫准备生一窝小猫咪吧？

我甩不开步子了，像被老牛拖了一只大石磨。

从里弄闪出一位胖伯伯，戴了大墨镜，他倒像个贵宾，她们忙跟他打招呼，连小姨也装作没看见我。难道进了城的她就不理我了？

这位腆着小肚子里面似乎全是油水的胖伯伯，腋下夹了一只黑包，头像拨郎鼓一样转。他头发油亮亮的，苍蝇立了都怕给折了腰，每过一家店门口，有位大姐姐无比热情地朝他招呼：“进来呀，进来呀……”

她是她们的亲伯伯哪？为啥她们都不招呼我呢？小姨也真是的！

胖伯伯到了小姨那儿才停了，像蜜蜂拍着翅儿落在花蕊上。他嗅着小姨身上的味儿，小姨咯咯地笑，难道笑里有花粉？胖伯伯嗅了还不够，把一只手伸到小姨粽子一样鼓起的胸头上，给她一只手拍开了，跟挠痒痒似的。小姨还在笑，等到我快近了她身，才把笑霍地收了，朝我嗨地一声：“佳媚！”

小姨的头发染成了金黄色，我还以为她变成了电影里的外国人。她只跟我做了个摘桃子够不到桃子的手势，马上把胖伯伯拉进屋里了，像把养大的一头肥猪从栏里撵到板车上。

“到了。”妈妈说。

我看了看门头上挂的招牌，写着“姐妹发廊”大红字，底下是一行“温馨的感受”小黄字。

才眨眼工夫，胖伯伯和小姨就不见了。妈妈说：“别找了，在楼上呢！”我才喊了声小姨，就让妈妈的手给堵了。



我有个令人骄傲的妈妈，同学们都挺羡慕我的，说我在城里有个会挣钱会让女儿花的妈妈。

妈妈和小姨都很忙，一年难得一次回家，自从进城后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要不，也是两人轮着回。

今年清明节，小姨回来了。是外婆早早托船老大捎的信，要给外公上坟哩。小姨一回来，就朝我手里塞了两包酸话梅，又把另一袋东西扔给我，说这是你妈妈给你的。她边说话边打呵欠，说累坏了，小汽船里吵死人。她进了里屋倒头便睡，直到外婆喊她吃午饭。喊了半天，她才起来，叽叽咕咕的，说外婆没让她睡个安稳觉。

小姨给外公烧纸钱。要不是我大喊一声，她的露背裙准给烧出几个洞眼来。小姨又打起了瞌睡，她身上咋会有那么多的瞌睡虫呢？

她说，都是让赶早船害的，本来这种时候，我睡得比猪还要死。

别老说死的死的！外婆说，你穿得那么花哨那么薄透，像不是来给你爹上坟，倒像去乡里赶集似的。

外婆奠了第三遍酒，小姨才接了她递来的三炷香，给外公拜了拜，像匆匆做了一道填空题。接着，她就闲不住了，一会儿掏出小圆镜照，一会儿拿出小粉饼往脸上扑粉，一会儿弄弄胸前银色小手机。她老说这个穷山沟，还没通公路，还收不到手机信号，还收不到短信，手机都成了聋子的耳朵了，她是一刻也呆不下去了。看来她在城里呆久了，忘本了。

小姨在岭头上转来转去，风不时吹得她裙子波涛滚滚的。小姨跳起了舞。山岗下，层层梯田，弯弯曲曲。冬生阿叔的双脚陷在泥田里，他没心思耙了，把眼珠子往上翘，朝上喊话：这不是张家的小丫头爱玉吗，咋变得认不出来了？啥时招上门女婿，别忘了招呼我……

小姨朝他吐了吐舌头：招你个鬼头！

丫头，当心坟堆里的男鬼都钻出……外婆像被一根鱼刺卡住了喉咙管，啪地，她给自己掌嘴：罪过罪过！

第二天，日头爬上了对面的牛背岭。小姨开门出来，眼皮肿肿的，说昨晚的她身子跟烙烧饼似的，到了天亮才迷糊了一会儿。这话倒挺新鲜，难道城里人都天亮后才睡觉？

吃过饭，小姨慌慌张张背上皮兜兜，朝岭脚一路小跑。外婆追了出来，让小姨多呆一会儿。小姨跑着跑着，花裙子被风掀了起来，露出短六寸布的花裤头，中间系了一根小带子，像一根鞋带，真是羞死人了！

山谷里响起了外婆的回音：死丫头，跟大丫头一样，家里的板凳屁股还没坐热，也没跟娘说句体己话就疯回了……



2

在发廊里，我调着电视机频道，妈妈给了我一堆雪饼、“乡巴佬”卤蛋之类的，让我先填填肚子，她就到在小灶间洗菜。

我突然觉得无聊，想上楼去，刚爬上楼梯，妈妈就捏了颗芹菜追出来，边摘叶子边喊住了我，说楼上的客人会不高兴的。我是想见见爱玉小姨，看她在楼上咋给客人做头发。我就小姨小姨地喊开了，可她答应着却老不下楼来。小姨在楼上喊，再过一会儿，乖。楼上的小姨跟那胖伯伯不时地笑，还催着他什么，似乎胖伯伯是磨磨蹭蹭的老牛。乡里剃头从不催客人，小姨为啥要催客人呢？

大约过了一节课的工夫，胖伯伯从楼梯下来了。他下楼时，步子有点飘飘的，像农忙刚从地里干完了粗重活。他抽着烟，一口一口地吐着烟圈，烟回到了他的蒜鼻头上。胖伯伯的脸是笑着的，却把嘴角抿着。

这回妈妈不拦我了，我扑上正在下楼梯的小姨，本以为她会一下子抱了我，可小姨说她手脏，匆匆下了楼，双手在水龙头下涂满了香皂沫，接着是胖伯伯凑来洗手。两人洗着洗着，手摩到了一起，小姨又啪地把他拍开了。这回，胖伯伯嘴角上的笑全打开了。

妈妈从灶间出来，跟胖伯伯打招呼。他走过来，用湿乎乎的手拧了一下我，我顿时感到脸被掐出水来了。胖伯伯说：“躲什么？小嫩瓜，又快熟了。”

这下，妈妈像老母鸡护小鸡似地挡在我前面，朝他噤里啪啦骂了一通：“老光棍，老油条，老流氓，休想动我女儿一根汗毛……”胖伯伯仍然笑嘻嘻的。

他说我跟我妈妈一样漂亮，也是个美人胚。

“这么说倒还差不多！”我乐了。

胖伯伯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伍拾圆钞票。妈妈推了一下，收了，说，一起吃午饭吧？胖队。胖伯伯说“不”了，临出门时，不让妈妈来送，说让人见了不好。妈妈站在门里向他招手。

小姨在灶间帮忙弄菜。我边看电视边吃卤蛋，还支起了两只耳朵。

可妈妈和阿姨总是低着了声说话，我一句也没听见。

3

第二天，好不容易熬到快吃午饭时，妈妈和小姨才起床。她俩是天麻麻亮时才进来躺下睡的，看起来又忙了一宿。

吃了饭，来了第一位客人。小姨让我叫小唐叔叔，他打扮得像电视里跳扭筋舞的歌星。我叫了叫，他像没听见，一只耳孔里塞了个小东西。他一蹦一跳的，摇头晃脑的，唱着“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……”



他拧了下我的脸，我气打不过。为啥来的客人都这样？不过，他的一身打扮，看上去倒像是有钱人，皮鞋亮亮的，都照得出人影来了。

小姨见了就拍他肩，摸他的脸，两人像老朋友一样。那位叔叔做了个想抱小姨的动作，却被她推开了，她瞟了我一眼，就带他上了楼。

来了几天了，可我就是闹不明白，妈妈为什么不让我上楼瞧一瞧。不一会儿，就听到小姨的哼哼声，像上乡卫生院打针一样。小姨突然叫了一声，难道是针扎痛了她的屁股？

楼下，妈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团团转，她从门口跑到楼梯脚下，来回倒腾，后来又登上几级楼梯停住步，与小姨一来一去递话，像哄小孩不要怕打针一样。

小姨的说话声，听起来瓮声瓮气的，她跟妈妈说，那位小唐叔叔硬要“做”。

“做”是咋一回事？客人来了，说不上几句话，就直往楼梯上冲，猴急猴急的，他要“做”什么呢？

妈妈在楼下喊：“小唐老弟，我家小妹还是个闺女，你多多关照，小唐老弟！”

楼上霎时安静多了。一会儿，我又听到小姨在喊叫，我飞跑着抬脚上楼梯想看个究竟。妈妈边追边叫：“爱玉，佳媚要上来了；佳媚，听妈妈的，快下来！”

我才上了一半楼梯，被妈妈像老鹰捉小鸡似地揪了下来，揪得我好疼哟。我的屁股上像落了一阵冰雹，我哭了：“妈妈，我恨你，连按摩也不让我看，我的暑假作文写什么嘛？”

妈妈说：“这样的作文，妈妈不准你写一个字，乖，佳媚乖，改天妈妈带你上公园，这里没啥好写的，写写公园、大街、广场……城里头好写的东西可多着呢……”

小唐叔叔临走时，递来了一张崭新的壹佰圆钞票，妈妈找了一张伍拾圆的票子给他。小唐叔叔手梳着长发，叼着烟。他的皮肤很白，可以看到里面蚯蚓似的青筋。

小姨在洗手，发出哗哗的水声。

小唐叔叔跟妈妈说：“阿姐，什么时候你家阿妹让兄弟爽个够？别总弄得半生不熟的！”

妈妈的笑跟昨天刚下楼的胖伯伯差不多，嘴边的肉是不动的。妈妈说：“下回吧，这种事急不得，心急吃不成热豆腐嘛。”

小唐叔叔出门时，拧了一下妈妈的胳膊，妈妈叫疼了，可脸上还在笑哩。

小唐叔叔说：“你说话跟放屁没啥两样，这种屁不知放过多少回了，你当我还是一朵‘小红花’啊！”

妈妈回到坐椅里，嘴里嘶嘶地抽着气。她撩起短袖子，手臂上有道红杠杠。她招呼我上楼，去拿红花油。小唐叔叔的手劲可真大。



我拿了一瓶红花油，却趴在楼梯口，听到妈妈跟小姨在说话。

妈妈说：“爱玉啊，小唐拧得我好痛哟！”

小姨咧了咧嘴：“喔哟哟，你痛还是我痛，你痛在上头，我痛在下头，喔哟哟，嘶——”

妈妈说：“忍着吧，咱们还靠他罩着呢！”

“罩”又是啥意思呢？我脑子里结了一块面疙瘩，就是拿沸水也煮不熟……

4

妈妈合了一会儿眼，就起床叫来三位木匠，一阵乒乒乓乓地敲，在靠窗的一角搭起了一间小木房。小房子里有很多玩具和零食，还给我备了只可以撒尿尿的痰盂。本来，妈妈和小姨是睡在按摩室里的，我来后，她给我搭了一张折叠钢丝床。也许是为了不让我上楼看按摩吧，现在我们三人住到一起了。

妈妈把楼下的那台电视机搬到小房子里，让我开大了声看电视。临走时，还把小房子的门关了，外边挂了一只大铁锁。

我在门里喊：“妈妈，我怕，我再也不看按摩了，放我出来……”

妈妈在门外，像哭着说：“好佳媚，乖，妈妈要吃饭，你也要吃饭，咱们不能饿肚皮……”

我狠摇动着门板：“妈妈，我宁可三天不吃一口饭！”

“张佳媚，你再不听话，我让你坐船回家！”妈妈大声地说。

我再也不敢做声了，只得让眼泪呀像断线的珠子，一颗砸着一颗，啪嗒啪嗒地响。

我被妈妈关在小房子里，看电视写作业，到了吃饭时，我就出来遛一下，还跳一会儿橡皮筋。吃了饭，妈妈又把我硬塞进小房子里。

板壁上挂了一卷歌星任贤齐的挂历，看上去挺酷的，可看久了也就那个样了。他是小姨的偶像，爱玉阿姨嘴里老挂着“小齐小齐的”。有回，我说，小唐叔叔比小齐还要帅气。可把她乐坏了，把嘴烙到我的脸蛋，弄得我揩脸的手全是红印印。

我没事找事地翻看任贤齐，反正有的是时间。把最后一页掀起时，我发现板壁上有一条小缝，上面涂着白色的胶。我用铅笔刀把缝头的白胶刮开，进来了一点点光线，光线随着缝的变长而变亮了。这下，可以看见外边的按摩室了：撩开的大帘子，壁上挂了台空调，两张红色按摩床被中间一道长帘子隔开。然后，我把“瞭望孔”用挂历遮上。来了差不多半个月了，妈妈总不让我看按摩，看她和小姨鬼鬼祟祟的，里面肯定有鬼！

我按妈妈说的，把电视机开大了声，等待着木楼梯的颤动，心里扑通扑通直跳。